

# 尼采，

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Erich Heller  
TEN ESSAYS

## 自由精灵的导师

埃利希·海勒 著  
杨恒达 译

卷外卷

漓江出版社

# 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

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Erich Heller

埃利希·海勒 著  
杨恒达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by Erich Heller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29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埃利希·海勒(Erich Heller)著;杨恒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8.5

(子午线译丛.第二辑)

书名原文: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

ISBN 978-7-5407-8402-7

I. ①尼… II. ①埃… ②杨… III. ①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哲学思想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6232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叶子

封面设计:李诗彤

内文排版:王璐怡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10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字数:196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7817768)

## 序言

朋友们、读者们都鼓励我把以下文章收集在一卷当中,在再次阅读这些文章时,我感觉值得这样去做。在1986—1987学年的冬季,有人要求我中止退休生活而开尼采讲座。我的学生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以及他们对这个题目的响应,打消了我仅剩的一点犹豫。

修订,有时候几乎是重写这些文章,比我预期的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希望,这最终是一本关于尼采的书,而不仅仅是一本分散的论文集;某些要点、引文的重复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它们的内在一致性。我没有成功地对它们完全不加以考虑,因为在某些例子中它们更属于——*sit venia verbo*(拉丁文:请原谅我这么说)——有机结构,而不是一篇文章,将它们完全移除会干预论点的连贯性。它们甚至可以充当路标,指向有关主题的许多观点的汇合地。

第一篇文章提供了书的标题。<sup>1</sup> 它也可以被看作序言,行使一篇导论的职责,并简要说明后面文章详述的主题。而正如其中某些论文的标题所表示的那样,关键并不是总聚焦于尼采一人身上。在这些例子中,将他的名字同另一个名字连接起来的“与”有时候意思是——例如在“尼采与歌德”或者“布克哈特与尼采”中——指尼采无法逃避的矛盾情绪,指他对他所继承传统的热爱和他对这种传统的反叛。他相信他深谙莎士比亚戏剧《裘力斯·恺撒》中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恺撒而是勃鲁托斯,恺撒的谋杀者。为了赢得自由,勃鲁托斯杀死了他最爱的人。这立即让人想起尼采同瓦格纳,甚至同叔本华的关系。其他的“与”指向了尼采对他的后来者的思想、感受力的深刻影响。这对于里尔克、叶芝、维特根斯坦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来说千真万确。尼采先期说出了许多他们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得不说的话。

如果我要提到所有那些人,他们的友谊、兴趣、批评曾帮助我写了这些论文,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一长串的名单。于是我只能恳求他们坚信我的感激之情。当涉及修订和收集我写过的文章时,涉及核对和抄写资料性注释的艰难任务时,我的学生约翰·斯丹第福德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助手,智慧、可靠、体贴。玛丽昂·罗悉夫人同样能力突出地把我的手写稿变成打字稿,破解我的一系列修正和添加的文字。谨向两位表示我的感谢。

最后,我希望对没有做简历介绍式致谢作出说明。那些熟

---

1 作者原书名采用第一篇论文的标题“尼采的重要性”。经再三考虑,中译本以第四篇论文的标题“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作为全书的标题。——译者注

悉关于尼采的汗牛充栋的文献的人将不会因为这样的疏漏而需要一个道歉。我既不会主张无视他人的撰稿,当然,也不会声称完全知道所有的文献。但其中有许多在我的著作上留下的印记仍是很明显的。我对此深表感谢,尽管其他著作没有被明确讨论过。

埃利希·海勒

1988年1月

伊利诺伊州伊温斯顿

## 词汇,引文出处,致谢

在任何关于尼采思想的描述或讨论中, *Übermensch* (超人) 一词是避免不了的。它和同样充满问题的“永恒复至”(Eternal Recurrence)一起,处于尼采想象的先知查拉图斯特拉所传递信息的中心。“超人”和“永恒复至”:我希望在以下的一些论文中说明它们是一种不协调的伙伴关系。但是正如尼采有力赞美一种悖论仪式中的统一,它在本书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无论何时“超人”登场,我都用他的德文名称来称呼他。基于明显的理由,英语滑稽的通俗翻译“superman”在严肃的上下文中已变得不可用了。我对生造的“overman”<sup>1</sup>一词感到很不舒服,因为它和“overseer”(监工)、“overlord”(巨头)、“overreacher”(骗子)、“overdone”(做过了头)等很接近。尽管这些词语联想似乎不太合适,但是我认为,它们影响了对尼采原意的理解,从而产生偏差。

---

1 和德文的 *über* 与 *Mensch* 相对应,用英文词 *over* 与 *man* 拼凑而成的词。——译者注

我把“*Apollinische*”<sup>1</sup>翻译成 Apollonian, 偶尔, 在似乎最适合于思想与句子的韵律时, 翻译成 Apolline。

已故的瓦尔特·考夫曼教授不仅是最成功、最著名的论尼采英语专著(《尼采: 哲学家, 心理学家, 敌基督之徒》[*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自从 1950 年首次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 以多种版本包括平装本出版过)的作者, 而且也是许多尼采著作十分胜任的翻译者。他把《快乐的知识》(*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的标题翻译成《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当然, 这是尼采本人所认可的, 他用的副标题是 *la gaya scienza*, 使用了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给予诗歌实践的称呼。尽管如此, 我仍然与爱默生相一致, 称之为 *The Joyous Science*, 并在《尼采的恐惧》一文的脚注中解释了我的选择。

关于脚注: 我把带星号的脚注和用数字标出的说明引文出处的脚注区分开来。后者不包括评论, 它们传递的唯一信息是引文出处。<sup>2</sup> 因此, 脚注的标码数字不必打断读者的阅读, 除非他想要核对引文的上下文。

尼采著作中的段落, 总体上确认两遍: 第一遍指出引文引自 23 卷穆萨利翁版《尼采全集》(慕尼黑, 1922—1929) 的具体卷数和页数(针对可以使用学术图书馆的德语读者), 然后指出英译的标题。由于尼采的书有各种各样的翻译, 我一般都不说明具体版本, 而是指出是著作的哪一节。如何查阅大量尼采死

---

1 德文, 阿波罗的。在中文尼采翻译中译成“日神倾向”, 也有很多译成“日神精神”。——译者注

2 用数字标出的脚注还包括译者或编者加上的一些注释, 注释后一律加以注明。——编者注



后发表的笔记和残篇的问题无法解决。只有构成《强力意志》的那些笔记有英语译文。两卷《强力意志》(穆萨利翁版的第18、第19卷)被瓦尔特·考夫曼和R.J.霍林黛尔翻译成*The Will to Power*(兰登书屋:纽约,1967)。在德语版本和英语版本中,条目的编号都是一样的。除非用我采用的权宜方法,不然查阅所有其他的尼采死后发表的笔记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些例子中,译文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由于现存如此多的歌德著作版本——尤其是《浮士德》的版本——我就只指出哪一幕、哪一章、哪一诗行。他的科学著作引自40卷周年纪念日版,斯图加特和柏林,1902—1912(简称J.A.)。因为上下文要求精确性的缘故,我避免把例如《浮士德》的诗句翻译成英语的诗歌形式,而是选择在德文引文之后进行意译。

所有书信都按照日期和收信人来识别。

这些文章,至少大体上并且在同样的标题之下曾发表如下:《尼采的重要性》和《维特根斯坦与尼采》,《艺术家的旅程及其他文章》,版权归埃利希·海勒,1965;获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公司批准重印。《尼采关于艺术相对于真的最终之言》重印自《散文时代》,版权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以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导论为基础,版权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现在以大量修订和扩充的形式发表。两篇文章都得到剑桥大学出版社批准重印。《尼采的恐惧:时间与难以言喻》发表于《大杂烩》(*Salmagundi*),萨拉托加温泉城斯基德莫尔学院,1985年秋至1986年冬,也做了大量修订与扩充。《尼采与歌德》《布克哈特与尼采》《里尔克与尼采》均得到鲍利海出版公司(The Bodley Head)的允许重印

自《被剥夺继承权的思想》(*The Disinherited Mind*)。《查拉图斯特拉的三个变形》是1972年4月20日在斯基德莫尔所做的年度《大杂烩》演讲,获《大杂烩》允许重印。

《叶芝与尼采》首次由《相遇》(*Encounter*)于1969年12月发表,版权归相遇有限公司,1969。文章中的引文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允许重印自威廉·巴特勒·叶芝《诗集》中的以下作品:《美吕》,版权归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34,威廉·巴特勒·叶芝1962年更新版;《驶向拜占庭》和《在学童中间》,版权归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8,乔治·叶芝1956年更新版权;《二度圣临》和《迈克尔·罗伯尔茨与舞者》,版权归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4,伯莎·乔吉·叶芝1952年更新版权;《月相》,版权归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19,伯莎·乔吉·叶芝1947年更新版权;《树枝枯萎》;以及《在月下》。

## 目录 Contents

1	尼采的重要性
28	尼采与歌德
59	布克哈特与尼采
82	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
103	查拉图斯特拉的三个变形 尼采精神传记面面观以及对无辜的美化
127	里尔克与尼采 一次关于思想、信仰和诗的交谈

188	叶芝与尼采
	关于唯美主义的反思和一个诗人的附注
208	维特根斯坦与尼采
233	尼采关于艺术相对于真的最终之言
254	尼采的恐惧
	时间与难以言喻

## 尼采的重要性

——

俾斯麦的普鲁士打败法国两年之后的 1873 年,有一位居住在瑞士,在巴塞尔大学教古典语文学的德国年轻人写了一篇关于“德国精神”的论文。这尤其是一种富有灵感的批评,批评了德国的 *Kultur*(文化)观念,批评了欣然相信军事胜利证明文化优越性的市侩观点。他说,这是一种灾难性的迷信,本身缺乏任何真正的文化。按照他的看法,被征服的法国人的文明必然越来越对将自己的精神浪费在政治权力妄想上的胜利的德国民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sup>1</sup>

这位在当时相当默默无闻的民族异教徒的名字便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在几乎一个世纪前写下的关于军事胜利和

---

<sup>1</sup> 23 卷穆萨利翁版《尼采全集》(慕尼黑,1922—1929),第 6 卷,第 133 页等;《不合时宜的思考》,第 1 部分“大卫·施特劳斯”,第 1 节。

理智优势之间倒错关系的见解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许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半个世纪以后。虽然在两次大战中被打败,可是德国似乎已经侵入世界的广大思想领域中,尼采本人就是了不起的征服者,因为他的眼光是预见未来事物的。在所有 19 世纪的思想家中,可能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以外,他是唯一一个不会为一种惊人场面感到惊讶的人,这种场面,我们现在正在悲哀、可怜、英勇、恬淡寡欲或荒唐可笑的困惑状态中朝其走去。许多东西、太多东西会作为 *déjà vu* (法文:已见到的)之物引起他的注意:是的,他预见到了,而且他会理解,因为“现代思想”说德语,并非总是很好的德语,但总归是流利的德语。它,哦,学习卡尔·马克思的用语,乐于被人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语言介绍自己;受教于兰克<sup>1</sup>,然后受教于马克斯·韦伯,它获得了其历史学、社会学的自觉,在爱因斯坦的教导下走出牛顿式的小宇宙,遵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sup>2</sup>的构思,从其深度的精神消沉中,将最富有创造性的操纵的物体发送到比月球还要远的地方。无论它以海德格尔为代表,发现了其在虚无边界上的 *Existenz* (存在)的真正栖居地,还是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沉思 *le Néant* (法文:虚无)或荒诞;无论——且转向它不太严肃的喜怒无常——它在伦敦如何虚无主义地展示青年的青春,有利可图地表示愤怒,还是在旧金山反叛地表达道德败坏和佛教思想——*man spricht deutsch* (德文:大家都说德语)。这全都是尼采所讲故事的一部分。

---

1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在客观搜集并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译者注

2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译者注

至于现代德国文学和德国思想,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曾有过尼采,那它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说出在 20 世纪用德语写作、达到较高境界并产生影响的几乎任何诗人、文学家、哲学家的名字——里尔克、格奥尔格、卡夫卡、托马斯·曼、恩斯特·荣格尔<sup>1</sup>、穆齐尔<sup>2</sup>、贝恩<sup>3</sup>、海德格尔或雅斯贝尔斯——同时你也就说出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名字。他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和承认这一点(大多数人是知道和承认的)——就像圣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的关系一样:尼采是他们诗意地或哲学地思考的世界的直截了当的解释者,对于这个世界他们从来不曾激进地颠覆其尼采式结构。

1900 年,尼采在 12 年的完全丧失理智、精神错乱之后,在跨入本世纪的门槛时去世了。临到发生精神错乱,他还在思考和写作,他最后的书稿中,还有一些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读解和解释了自己的思想温度;但是这样一来,他画出了一个时代的发烧图。他的许多著作读起来甚至像一个绝望医生的自我诊断,他代表我们得了病,就开出治疗处方,要我们形成一种新的健康观念,靠它来活下去。

他相信至少需要 50 年时间,一些人才会理解他所做到的事情<sup>4</sup>;他害怕即使到了那时候,他的学说也还是会被误解和误用。他写道:“一想到那种有一天会乞灵于我的权威的人,我就感到恐惧。”可是,他又补充说,难道这不是每一位伟大

1 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1895—1898),德国作家和思想家。——译者注

2 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1880—1942),奥地利作家。——译者注

3 戈特弗利特·贝恩(Gottfried Benn, 1886—1956),德国小说家,表现主义诗人。——译者注

4 致帕奈特(Paneth)的信,1884年5月。

导师的痛苦吗？他知道他可以证明一场灾难同样是一件幸事。<sup>1</sup> 他没有补充说的是，在他著作的某些页面上，他明白无误地促使“那种人”在为他们自己的讨厌构思辩护时逐字逐句地引用他。但是，认为自己是伟大导师的信念在他经历过写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分的那个持续充满灵感的时期后仍然从未离开过他。在此之后，所有他的言论都传达出令人不安的自信和一个达到一种悖论顶点之人的恐怖，一种他所体现的悖论，这种悖论我们将设法加以命名，它从此以后就以其危险的魔力笼罩住一些最优秀的和最粗俗的思想者。

我们在经过两代人的间隔之后，更能够探究尼采的思想，更能够像他希望有些人会做到的那样避免那种误解，即认为他仅仅关注在他那时很时髦的宗教、哲学或政治争论。如果这是一种误解，那我们可以用任何更有效的东西来取代它吗？他声称拥有的知识，那种按他自己的观点把他提升到远高于同时代人思想水平的知识，是什么呢？为他充当杠杆来拆卸整个传统价值观大厦的新发现是什么呢？

这个知识就是：上帝死了。

上帝之死，他称之为现代历史上的最大事件和极端的危险之因。请好好注意这些话中所包含的悖论。他从来不说没有上帝，而说永恒者被时间征服，不朽者在凡人手中受死：上帝死了。这就像一声叫喊，混合着绝望和得意，通过比较而把他前后的整个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故事降低到体面的平庸之水平，使之听起来就好像遗憾自己不能投资到一个不安全项目中去

---

1 致妹妹的信，1884年6月中旬。



的银行家所做的一大堆宣告似的。对于 19 世纪而言,尼采扭曲地终结了一系列同圣保罗、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字相关联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经验。对于这些人来说,上帝不仅是人类在其中有其清楚界定地位的自然秩序的创造者,而且上帝来到他们跟前是要挑战他们的自然存在,提出按照自然理性似乎显得荒诞的要求。这些人属于雅各家族:在与上帝角力争取其祈福之后,他们拖着不可救药地脱了节的自然骨架,艰难地体验生活。尼采就是这样一位角斗士,只不过在他身上,雅各的影子和普罗米修斯的影子相融合。像雅各一样,尼采也相信他在那场斗争中对上帝占了上风,并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新的名字,查拉图斯特拉。但是他在他的山上对主的天使所说的话是:“我不愿让你走,除非你诅咒我。”或者,用尼采事实上说过的话来说:“我故意奉献我的生命,来考察整个和真正宗教天性形成对照的东西。我认识魔鬼以及他全部的上帝幻象。”<sup>1</sup>

“上帝死了”——这就是尼采精神存在的真正核心,随后而来的是以人类新的伟大面貌出现的绝望与希望,灾难与荣耀的幻影,分析理性之冷冰冰的辉煌,以假装的不敬测量至今都被敬畏和恐惧隐藏起来的那些深度,以及和它在一起,一个例行治疗者出神入化的祈祷。也许受到荷尔德林戏剧诗《恩培多克勒》的感召,热爱他所了解的荷尔德林诗歌的青年尼采在 20 岁的年纪就打算写一部以恩培多克勒为主人公的戏剧。他的笔记显示,他把希腊哲学家看作他时代的悲剧象征,看作一个他

<sup>1</sup> 23 卷穆萨利翁版《尼采全集》,第 14 卷,第 81 页;来自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的零散笔记。